

“宁波减税”出台始末

抛出包含减税政策的“二十六条”刺激经济,多家当地企业反应平淡,税务专业人士称减税力度低于外界预期

“宁波减税”走红

在上半年工作经济会议上,宁波市政府抛出了意在减轻企业负担的“二十六条”。

7月20日午后,A股市场上宁波板块突然整体喷发。宁波富达、宁波海运等股价涨幅逾5%,而宁波联合、宁波建工、宁波富邦等个股更是“瞬间封死涨停”。7月23日开盘时,这一强势表现仍在持续。

市场广泛普遍地将宁波板块走强的原因追根溯源至7月16日。该日,宁波市政府在“全市上半年工业经济工作会议”上,抛出了一纸编号“甬政发[2012]71号”名为《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文件。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提供的文件显示,《若干意见》有七大部分,其中包括“认识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加强工业有效投资”、“推进企业科技创新”、“强化资源要素保障”等。

上述部分又被细分为二十六条具体的细则。因此,宁波官方和企业习惯称之为“二十六条”。“二十六条”中,以“加大税收政策扶持力度”最为引人注目。由于眼下外界不时质疑“结构性减税雷声大雨点小”,宁波当地媒体把“二十六条”投稿给浙江省报和电视台后,这一消息迅速被更大范围的舆论捕获,褒奖之声随即接踵而至。

比如,有媒体将宁波的举动称赞为“打响全国刺激经济的第一枪”。而更多的报道则集中在了涉及“轻税减负”的几点。“宁波首践企业减税”、“加强了投资者对财政政策大幅放松的预期”等溢美之词见诸报端。

宁波市经信委官员称,此次宁波减税之所以得到超出政策本身的渲染,反映出企业对于纾缓税负之重的渴望。

“落实和贯彻国务院和浙江省的现有文件”的减税措施未让企业感到兴奋。

但与舆论的“亢奋”形成鲜明对比,宁波当地的企业反应平淡。“几个老板就翻了几下材料,除了说‘可以拿到一点点钱’外,没有多少激动的表情。”7月26日,“8718公共服务平台”常务副主任王琮若回忆说。

据悉,“8718平台”,受宁波市政府委托收集企业

的困难问题,扮演着二者之间桥梁的角色。7月16日这天,王琮若接到经信委通知后,遂召集了十余个当地中小企业的老板作为企业界代表与会。

多位当地企业负责人向新京报记者介绍,他们并没有听到关于“减税”或“二十六条”的消息。即便有老板“听说了这件事”,也未将此事视为重大政策进行“仔细研究”。

位于宁波市象山县、主营婴儿保育设备的上市公司戴维医疗(300314),7月21日在深交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表示,宁波出台的一系列减税措施对公司业绩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很大。

““二十六条”中减税的部分被外界过分解读了。”7月27日,宁波市地方税务局一周姓工作人员称,此次宁波出台的几项税收优惠政策,均是“落实和贯彻国务院和浙江省的现有文件”。

而宁波市经信委副主任叶春华也证实,宁波只是根据自身情况,“落实了国务院和浙江省的精神”,“既没有在现有的政策法规之外减免企业税收,也不是‘给企业送上一份大礼’”。

据悉,宁波市经信委是“二十六条”的牵头制定部门。其中,政策法规处工作人员王懿栋参与起草了初稿。按政策来源,王将“二十六条”分为三种类型:贯彻性政策、地方部门性政策及独创性政策。

“减税属于贯彻性政策。”据王懿栋介绍,宁波减税的所有政策均出自《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保持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促进工业由大变强的通知》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再创新优势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2012]47号)等文件,“地方创新的东西几乎没有”。

根据公开报道,在今年4月20日浙江省出台“47号文”前后,温州、金华等地就已经着手小微企业减税。如温州去年就出台了“财税新规”,给予年应纳税所得额3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以税收优惠。

实际优惠有限

对照“二十六条”的减税措施算账,宁波“轻税减负”力度没有外界预期的大。

在中汇(宁波)税务师事务所的税务师李好峰看来,由于分税制下地方政

府权力有限,宁波“轻税减负”力度没有外界预期的大。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0万元(含3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超出国家规定的应纳税所得额6万元以上部分的地方税收贡献,可部分或全部奖励给企业用于转型升级”的政策优惠,李好峰测算称,按20%的企业所得税率计算,一家年应纳税额30万元的企业,从中获得的税收返还最高额为2.4万元。

同时,李好峰称,“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含6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为企业带来的税收优惠不超过6000元,“减税力度有限”。

需要注意的是,享受此项政策优惠的范围仅限于“小型微利企业”。根据相关规定,小型微利企业需满足“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等3个条件。

同时,“二十六条”规定,能够拿到“创立之日起3年免征、第4至5年减半征收水利建设基金”的小微企业,则须“符合产业政策导向”。宁波市经信委产业规划处负责人周平解释称,“这里的‘产业政策导向’,主要是指宁波的‘4+4+4’产业升级战略。”据悉,“4+4+4”中涉及的产业多为新能源、节能环保、石化汽车、服装加工等。

诸多限制性条件,使得外界原以为“普惠式”减税政策的适用范围缩减。宁波星辰物流总经理贺舟舰则担心,减税政策的倾斜可能会导致寻租空间的出现,“符合条件但没有关系的企业可能拿不到优惠”。

另一不愿具名的宁波老板透露,其欧美客户获悉宁波出台减税及其他优惠政策的消息后,“打来电话压价”。“他们认为政府给的优惠就要在产品价格上体现出来。”该老板称,此番场景在之前国家提高出口退税率时就出现过。

据悉,宁波市经信委曾于7月9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在宁波调研期间提议“进一步加大中小企业结构性减税力度”。周平建议说,国家“应对微型企业免征所得税;对小型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对符合产业政策导向的中型企业,有条件降低所得税税率”,“还要对垄断性行业和暴利性行业征收‘暴利税’”。

周平认为,外界之所以为本身力度不大的“宁波减税”鼓掌,甚至是误读,“能

反映出企业和舆论对大规模减税的渴望”。

来自市政府的授意

从初稿形成到最终定稿,“二十六条”修改了七八次,而前期的调研“汇总了之前领导的一些调研情况”。

“说宁波开减税先河,有些言过其实。”王懿栋称,“二十六条”的出台系宁波市政府相关领导授意。

据王懿栋介绍,其所在的政策法规处在今年5月下旬接到的任务,“中间有大量的时间是深入企业调研,同时也汇总了之前领导的一些调研情况”。有官方数字称,2011年,宁波市委书记王辉忠、市长刘奇分别走访企业50余家和100余家。

王琮若则说,他们和几十家行业协会也在此间利用政府调研、座谈会等机会,“积极建言献策”,“我一直呼吁的‘政府采购向本地小微企业倾斜’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土地保障力度’最终也写进了文件”。

“从初稿形成到最终定稿,修改了七八次之多。”王懿栋称,牵涉在内地税局、科技局等部门均对具体的政策细则多次讨论,“根据宁波实际,增加和删减了一部分内容”。

相比6月30日时宁波市政府内部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最终成文的《若干意见》关于“对小微企业税收返还”一条的表述中,由“全部奖励给企业用于转型升级”变为“部分或全部奖励给企业用于转型升级”。同时,增加了“企业呼声较高”的“加快中介服务机构市场化”。

“用‘打响刺激经济第一枪’来表述二十六条的作用比较恰当。”王懿栋说。而叶春华则说,“减税只是二十六条中的普通一条”,外界尤其是本地的企业家应关注到其他的优惠和扶持政策。

宁波经济下滑

受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宁波规模以上企业利润下降,这也是“二十六条”出台的背景之一。

据叶春华介绍,宁波市施行“二十六条”的大背景是“今年上半年宁波工业经济出现下滑”。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利润总额、利润总额同比分别下降23.8%、37.3%,企业亏损面在前五

个月同比上升5.8%后达到了24.3%。

周平说,宁波的工业企业结构为“顶天立地的大企业、铺天盖地的小企业”。其中,以石化化纤、黑色金属加工等为主的规模以上企业约7000家,而中小微企业在数量上占比超过99%,产值逾75%,是“宁波经济活力所在、税收的重要来源”。

周平称,宁波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主要是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据报道,曾问鼎“全国最赚钱炼油厂”的宁波镇海石化,今年上半年炼油业务亏损达4.23亿元。

以外向型为主的宁波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处境则更为艰难。“生意很难做。”宁波北仑区一规模中等的文具生产工厂的老板徐琳(化名)称,其主要出口市场为欧美和日本,“今年能明显感觉到订单大幅萎缩,而且客户要求也越来越苛刻”。

订单减少的同时,工人工资却从几年前的每月2000元涨到了3500元,“还要管食宿”。此外,由于海外客户的资金同样较为拮据,徐琳工厂的应收账款周期从原来的40天变长至60天,“有的甚至到了90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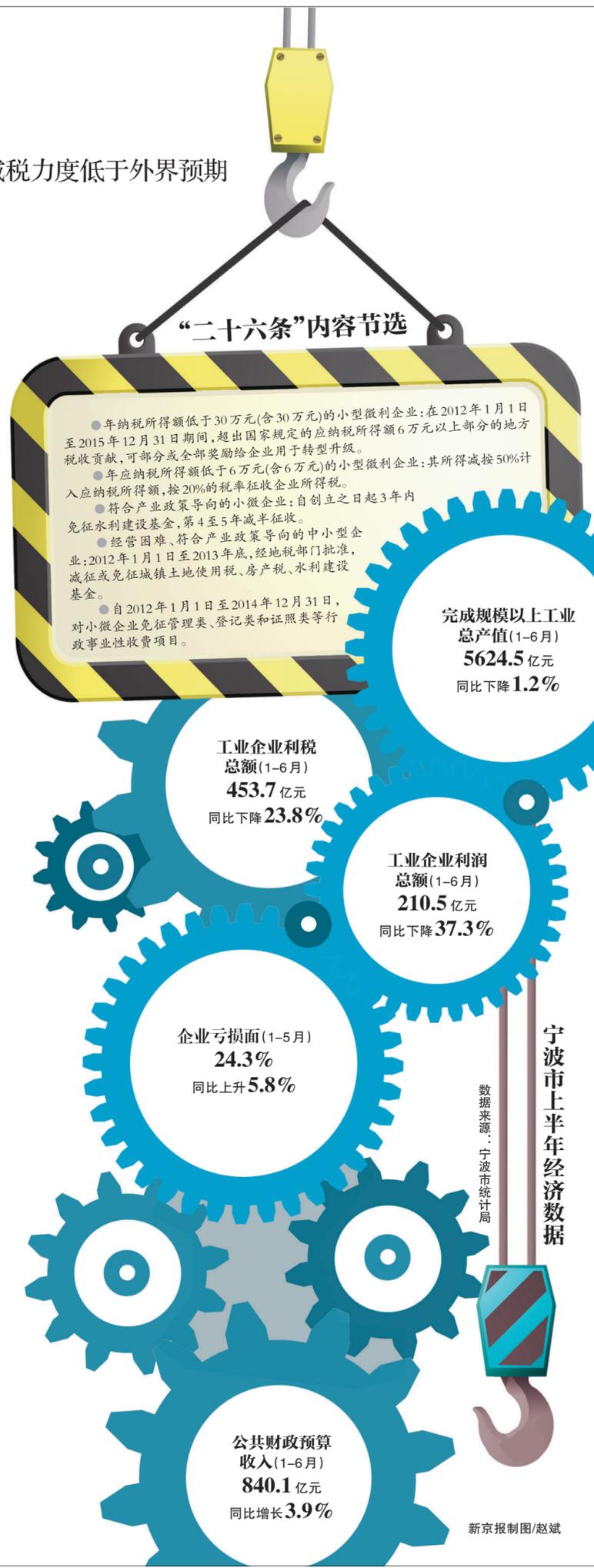
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也使徐琳“1支笔只赚几分钱”的文具厂去年的几十万利润“凭空蒸发”。“年前接单时,客户往往与我们约定1年不能涨价。”徐琳埋怨说,如此一来,她会发现随着人民币升值与财政支出交货时“变得赚不到钱”。

而在宁波江北工业开发区,一王姓工人估计,其所在的以出口为主的机械加工工厂,今年的接单量“下降1/3不止”。王说,两年前,他的上班时间为“早8点到晚8点”;去年时缩短为“正常的8小时”;而眼下他上班时间为“早6点到中午12点”。

即便是这6个小时,“很多时候也是闲着聊天”。王称,其拿到手的计件工资已经从两年前最高的每月5000多元下降到了目前的不足3000元,“这里面还包括了工厂为留住工人所发的淡季补贴”。

比“苦苦挣扎”的生存状态更甚,有些小微企业甚至破产关门。一原本主营眼镜机器制造的毛姓老板透露称,由于过去两年间因利润趋薄“没有赚到钱”,加之今年初几笔账款因温州客户跑路无法收回,他在今年初解散了三十余名工人后开了黑车。

□新京报记者 尹聪 宁波报道



■ 调查

部分企业抱怨税费过重

纳税95万的企业,1年缴纳各种收费约32万、银行手续费约13万

数次前往企业调研的宁波市经信委产业规划处负责人周平了解到,当前宁波中小微企业面临着“税费过重、订单减少、融资难”等发展难题,“企业抱怨最多的就是税费过重”。

各项收费占比过高

“8718平台”的统计显示,长期以来,“融资”、“土地”和“税费”一直在企业向其反映的困难问题中排名前三。比如今年5月,“8718”共接到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500多个,其中关于“税费”的有91个,占比17%。

“8718平台”常务副主任王琮若曾在今年上半年对宁波当地多家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做过调查。调查表中,他将“税费负担”分为五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主要税负、服务咨询类收费、银行业收费、各种摊派集资和罚款。以当地一家

主营新材料的企业为例,该企业去年税费支出达140.76万元。据悉,该企业拥有固定资产约8000万元,职工280人,并于2011年扩建了厂房。

具体来看,这家企业去年共缴纳行政事业性收费18.35万元,包括散装水泥专项基金106元、征地管理费1176元、白蚁预防费38400元、货物港务费25000元、培训班收费30000元、残疾人就业保障基金15240元等25项收费内容。

税费方面,这家企业去年纳税总额为95.38万元,其中企业所得税61305.5元、个人所得税28297.9元、营业税53300元、增值税185848.5元、房产税241055元、城镇土地使用税360491元、印花税23461.7元。

同时,该企业还有包括60000元节能评估报告、20000元环境影响评估报告、20000元验资报告、18000元财务审计报告、防雷测试70元等在内的合计13.97万元服务咨询类收费的支出。此外,该企业办理各种业务时向银行支付了

总共13.06万元的手续费。

做实业不如老婆卖房挣得多

另一家年产值约1.3亿元的中型模具企业,去年缴税1153.3万元,包括增值税777.7万元、企业所得税300.2万元、房产税36.9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82177元、印花税30028.9元等。此外,该企业还“掏出”了5500元的报刊费、10000元的赞助费以及4500元的车辆罚款。

徐琳的工厂去年毛利润约300万元,“其中30%交了税费”。“很多企业都反映,税费和利息占去了一半以上的利润。”王琮若说。

“有些本身就微利企业,在缴完税和付完利息后剩下不多利润。”据周平介绍,有几个小老板曾向其抱怨“做一年实业下来赚的钱,还比不上老婆买卖几套房”。

当地另一家不具姓名的老板更是坦言,其公司会通过一些会计操作合理避税,甚至是偷税,“否则公司早就关门了”。

新京报记者 尹聪

■ 背景

减税政策落实乏力

去年我国中小企业爆发危机,与此同时全国财政收入在去年首次突破10万亿,各针对企业减税的呼吁此起彼伏。去年下半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政策,然而在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与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滑的背景下,减税措施落实乏力。

减税措施去年密集出台

去年下半年,我国中小企业爆发的生存危机引发各方关注。随后国务院及各部委密集出台扶持小微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其中对企业的减税被放在首位。

财政部在去年底发布了多项针对中小企业的减税政策,包括大幅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将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到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自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对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将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保险收入减按3%税率征收营业税的优惠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

同时取消了22项行政收费,包括从今年1月1日起至2014年底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部分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并承诺清理各种涉企

乱收费。除为中小企业减负外,从今年1月1日率先在上海试点的营业税改增值税,也因缓解重复征税,而被认为是重大的税制改革和减税措施。

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趋缓,政府财政收入增幅出现明显回落,财政和税收收入从去年的20%以上回落至10%左右。除经济放缓外,财政部的冲动总是在那里,同理,如果征税部门的思路里总是“多收税”的概念,怎么减也是减不下来的。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周天勇此前称,让税务部门主导设计并执行减税方案,如同让猫设计一条不吃鱼的方案。猫吃鱼的冲动总是在那里,同理,如果征税部门的思路里总是“多收税”的概念,怎么减也是减不下来的。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焯辉认为,在经济下滑的同时,政府仍有减税空间。政府应节约开支,减少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中那些效率低下的财政补贴。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口径,去年近9万亿的税收收入中,来自各类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为92.06%,来自居民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7.94%。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此前表示,来自各类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集中度与居民缴纳的税收收入集中度存在较大差异,小微企业会承受更重的事实税负负担。

新京报记者 李蕾